



圖二 民國 王壯為「摩耶精舍」泰來石鳥蟲篆印 贈玉337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緣起

在「寄情人間——歷代捐贈器物特展」展品裡，有一方由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捐贈的田黃石印。（圖一a、b）田黃印材是壽山石中的珍品，田黃石特有的蘿蔔絲紋肌理隱現其中，石質似羊脂凝膩，綿厚而溫潤。長方印面，刻著精美的朱文篆體，印面雙龍形紋沿兩側對稱呼應成為邊框，中間為「張振芳吉星福」篆體文字，線條婉麗流暢，文字錯落跌宕，章法勻稱而和諧，令人驚豔。可惜未刻無邊款，無由得知治印者為何人。

另一方是張徐雯波女士在一九九六年所捐贈的「摩耶精舍」泰來石鳥蟲篆印（圖二）。泰來石，因由泰國引進故名，是當時篆刻家最常用的石材。這印是一九八七年張大千外雙溪的居所「摩耶精舍」落成時，王壯為為他刻的，由邊款：「大千先生營構雙谿精舍落成，敬篆此石，並祝八秩大慶。戊午初夏，後學王壯為載拜」，可得知治印者與大千的友好關係。王壯為（一九〇九—一九九八）本名沅禮，河北易縣



圖一b 民國「張振芳吉星福」田黃石印 印面

什麼是「鳥蟲篆」

「鳥蟲篆」一詞，泛指古代鳥書、蟲書、爰書、雲書等書體。這些書體形態都婀娜多姿，盤屈而華麗，

這兩方印，皆為鳥蟲篆印的上乘之作，前者以中間鳥首及部份曲折變化的線形，可確認為鳥蟲篆，然與後者的鳥蟲篆印形制、風格迥異。今試由其文字結體、造形趣味及變化淺析其源。

人，民國三十八隨政府來台任公職，精擅書法篆刻，亦於大專院校任教，印風雄渾蒼勁，面貌豐富，後之學者受其影響深遠。王壯為刻此印，年已屆七十一，鳥蟲篆印，結體雍穆而典雅，自成一種格調。

淺談「寄情人間」展 兩方鳥蟲篆印

陳瑛

清段玉裁注《說文》時指出：「上文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象鳥或象蟲，亦稱羽蟲也。」古人對「蟲」的形體概念為何，是件很有趣的事。從《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保蟲之精者曰聖人。」，可見「蟲」的涵義，在時空的演化中擴大到很寬的限度，應該是包含了所有的飛禽走獸和人類。所以馬國權先生〈鳥蟲書論稿〉指出，蟲書的含義實際上是包括了所有的動物。



圖一a 民國「張振芳吉星福」田黃石印 贈玉286 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a 春秋晚期 蔡侯產之用戈 中銅4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楚、吳、越、蔡國青銅器銘文

楚 國	吳 國	越 國	蔡 國	
王、乍（作） 〈楚王禽璋劍〉 傳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	王、之、用 〈王子于戈二〉 山西萬榮縣賈家崖出土	王、州 〈越王州句矛〉 出土地不詳 倫敦大英博物館藏	用、之 〈蔡侯產之用戈〉 安徽壽縣出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蔡、侯、之 〈蔡侯產戈二〉 宋代出土於安徽壽陽 紫金山漢淮南王之故宮

鳥蟲書本身是一種美術字，與民國六、七〇年代時流行的POP海報美術字體的概念相似，是一種平面設計的編排與構成。鳥蟲書是文字筆畫盤旋彎曲如同鳥蟲形，或者加以鳥形、蟲形等紋飾設計的美術字體。戰國時期各國的鳥蟲書文字造形，可能為最初漢印鳥蟲篆的造形來源，藝術性表現相當豐富，有形體修長，變直筆為彎曲線條、寫實或簡化的鳥、蟲形紋飾，有添肥飄逸的「蚊腳書」，也有故意將首尾筆畫或較長的筆畫加以延伸，或在筆畫轉彎處增粗添肥，或增以爪形紋飾，將字形變異，幾何線條化等各式各樣奇特的文字造形，五花八門。本文試從青銅器銘文上找出鳥蟲書構成的基本原則（圖四）：

一、將鳥形、雙鉤鳥形置於文字上下左右，如楚國〈楚王禽璋劍〉銘文的「王」、「乍（作）」字，將鳥形置於文字之下；越國〈越王州句矛〉和吳國〈王子于戈二〉銘文的「王」字，將雙鳥形置於文字之上。

二、將鳥形置入於文字線條中，如

若干加上魚鳥蟲獸和自然景象的象形形體，成為特殊情形使用的字體，因其文字的本體皆為篆字所延伸，所以亦名「鳥蟲書」、「鳥蟲篆」皆稱之。

漢許慎《說文解字·敘》：「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顯示秦代已有「蟲書」的文字。《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可見西漢初年，蟲書仍為當時流行文字之一。《說文解字·敘》又云：「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

信也」。新莽復古改制時，有「鳥蟲書」的名稱，除了「蟲」又加上「鳥」，應該是裝飾元素更加豐富了。

清段玉裁注《說文》時指出：「上文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象鳥或象蟲，亦稱羽蟲也。」古人對「蟲」的形體概念為何，是件很有趣的事。從《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保蟲之精者曰聖人。」，可見「蟲」的涵義，在時空的演化中擴大到很寬的限度，應該是包含了所有的飛禽走獸和人類。所以馬國權先生〈鳥蟲書論稿〉指出，蟲書的含義實上是包括了所有的動物。

器物中的鳥蟲文字

鳥蟲書起源於何時，至今尚無定論，早期的青銅器銘文，偶然附加少數鳥形的文字；至於幾乎全銘都是鳥形文字，應在春秋中葉逐漸興起，至戰國而大盛。曹錦炎所著《鳥蟲書通考》在容庚《鳥蟲書》的基礎上，對

傳世鳥蟲書器銘有著詳細分析，認為鳥蟲書主要流行於越、吳、蔡、楚、曾、宋、齊、徐等國，地區大約分布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影響波及中原一帶，流行了長達大約兩百年的時間（公元前五五八年至公元前三七六年左右）。這些一度盛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鳥蟲篆銘文，隨著青銅器時代的沒落逐漸消失，至戰國晚期的青銅器銘刻中，已幾乎不見踪跡。但作為一種新興美術裝飾性的字體，卻一直延續到漢代。一九六八年出土的〈漢中山靖王壺〉銘文（圖三），可以看見漢代使用鳥蟲書來裝飾器物紋飾，已發展得相當成熟，幾乎窮盡其華麗之樣貌，重點已非文字，完全是一種裝飾性圖案。



圖三 〈漢中山靖王壺〉銘文局部
1968年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 圖版出自《鳥蟲書通考》

漢有張猛鳥篆銅印精妙絕倫後世此
雖非上果不可謂此中與致也介堪



圖十一 民國67年（1978）王壯為「摩耶精舍」印，即圖二印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民國51年春（1962）王壯為「張爰」印 圖版出自《鳥蟲篆大鑑》



圖十三 民國37年（1948）方介堪「張爰」印 贈雜12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漢「張猛」鳥蟲篆銅印 圖版出自《秦漢鳥蟲篆印選》

王壯為篆刻的「摩耶精舍」

一九七八年王壯為為張大千所刻的「摩耶精舍」印（圖十一），「耶」字刻成「邪」字，因漢時篆字無「耶」字，「摩耶」是譯音，就以「邪」字代之。此印王壯為七十一歲所作，篆刻已近化境，其一生刻鳥蟲篆體，可能不超過十方，刻鳥蟲篆印送張大千，可能是見到張大千重要畫蹟每鈐蓋方介堪的鳥蟲印，所以奮力作此，來慶祝張大千晚年定居台北

的大事。除了「摩耶精舍」印外，王壯為還有另外一方送張大千的「張爰」鳥蟲篆印（圖十二）是一九六二年的作品，這兩方鳥蟲篆印在王壯為的篆刻生命中，不啻也是一件大事。王壯為鳥蟲篆印，明顯恪守雅正漢印的傳統風貌，以線條勻細的鐵線篆，加以延伸轉折，屈曲圓潤流暢，恬靜清麗。延續了前面所述「以曲為直、化簡為繁、以方為圓、增簡以鳥、蟲形」等鳥蟲書的原則構成。

「張爰」印和「摩耶精舍」印，兩印刻製時間相距十六年，章法和線條也從嚴整謹慎，到起落有致、遊刃有餘的境地。王壯為的「張爰」印，與院藏捐贈印中方介堪刻「張爰」印（圖十三），有異曲同工之妙。方印刻於一九四八年，邊款「漢有張猛鳥篆銅印，精妙絕倫，仿而作此，雖非上乘，不可謂此中無我也。介堪」。可知此印仿漢代「張猛」印（圖十四）而作。漢印鳥蟲篆多為「白文」，方介堪使用一方朱文鳥蟲篆漢印，將其仿治為白文，令人玩味。筆者試將方氏、王氏「張爰」印二方、「張猛」印一方，三方並列而視，可見得一九六二年時，王壯為刻此印，亦仿效方介堪以「張猛」印的章法而略作調整；與「張猛」印不同的是，方、王二人使用粗細單一的鐵線篆。「張」字中「長」及「弓」字首皆做鳥頭，「長」字上半如鳥形昂揚，下半屈身而立。「爰」字上半為一鳥形臥著，下半彎曲迴繞，有兩鳥頭分置底部兩端，如伸頸下望般，王壯為所



圖五 漢「楊玉」印



圖六 漢「王莫書」印



圖七 漢「王武」印



圖八 漢「王氏信印」印



圖九 漢「新成甲」印



圖十 漢「武意」印

圖版出自《秦漢鳥蟲篆印選》

蔡國（蔡侯產之用戈）銘文的「用」、「之」字。

三、文字線條增加或簡化成鳥、蟲形，如吳國（王子于戈二）銘文的「用」、「之」字。

四、文字線條增加蟲形、爪形或其他紋飾，如蔡國（蔡侯產戈二）銘文「蔡」、「侯」、「之」字。

這些文字將鳥形蟲形融入於線條中，

或置鳥形於線條的起頭結尾，線條以曲為直、化簡為繁、以方為圓、添加花飾、粗細穿插，形體或向背對稱，或蟲鳥交錯並置等特點，趣味盎然。

璽印中的鳥蟲篆

鳥蟲書在漢代既成通行的裝飾文字，很自然的運用在生活中的璽印中。漢代印章中的鳥蟲篆，是以當

時社會通用的金文、小篆、繆篆形體演化而成的。篆字的形體本身有較大的可變性及可塑性，鳥蟲篆更將這種特性發揮到極致，例如漢「楊玉」印（圖五）的「玉」字，將每橫筆劃皆作S形扭轉，中間橫劃兩端作直折式的結束。漢「王莫書」印（圖六）的「王」字，則是將每橫筆劃添加了鳥首，在直劃的線條最後，作摺疊迴繞，甚至也拼接著鳥首。又如漢「王武」印（圖七）的「王」字，橫劃狀似魚形，而直劃的線條末端，又以線條交叉迴卷，增添花紋。漢「王氏信印」印（圖十）的「王」字，上橫劃以螭龍為形，中橫劃扭曲如蛇，下橫劃如蛇尾盤旋，別有特色。另外，除了添加鳥形、螭龍外，也有所謂「戈頭矛角」的樣式，如漢「新成甲」印（圖九）。在漢「武意」印（圖十）中，禽鳥魚蟲肖生形勢，威猛列位其間，姿態萬千，相聚相合。這些漢印中的鳥蟲篆，都是由嚴整的繆篆，寄以各種意象的融合，產生無窮變化的結果。

考的方式等，自然的也是依循著方介堪刻鳥蟲篆印的方式進行。

院藏大風堂捐贈印中，有六方方介堪刻的鳥蟲篆印。分別是「張爰」白文、「大千居士」朱文、「張爰私印」白文、「大千」朱文、「張爰私印」朱文、「大千世界」白文。

「張爰私印」龍骨印（圖十五），白文鳥蟲篆印，邊款為「擬漢綾仔玉印篆意似大千八兄法教，永嘉方嚴」，「爰」及「印」的上方，兩鳥形相互對稱，「私」字右偏旁「厶」，以雙鉤鳥形線條展現，整體意象師法漢「綾仔妾俏」印（圖十六），同樣是蟲形抖行的線條，「張爰私印」四字更在字裡行間中將鳥形安排得栩栩如生，每隻鳥的各種形態，或蹲或坐，或飛揚或俯衝，安插在文字筆劃裡，卻無衝突或雜亂之感，結字方正之中追求筆畫變化，卻又嚴謹合轍，布白勻整。

「大千」印（圖十七）兩字，則充分展現「化簡為繁」的概念。印文布局勻稱，頭尾均加以鳥頭紋飾，更以曲折迴繞的延伸而下的線條，展

現連綿不斷的意趣，「大」字兩撇作直線鳥腳與「千」字一撇往下拉的鳥首，調合了整體變形的印文，相當精彩。「張爰私印」朱文（圖十八），與「張爰私印」白文篆法略同，但更顯婉暢流美，有種類似戰國時期青銅器鳥蟲書銘文的氛圍。在線條上，朱文有種聚焦的效果，更加強化了線條的圓活及細微的靈動感，文字所占空間大體平分，表現出相當的對稱意識。「大千世界」印文（圖十九），鳥頭鳥尾或伸或縮，線條尾端也使用與漢「新成甲」印同樣的「戈頭矛盾」裝飾。

「戈頭矛盾」是書體，柳葉游絲鳥篆文。我欲探微通畫理，恍如腕底起風雲。」方介堪曾這麼形容自己對於刻鳥蟲篆印的體會。由其中可知道深識文字結構的篆刻家，所刻的鳥蟲篆印，皆是承襲秦漢鳥蟲書一脈而延續其法度，在原則上是以小篆的篆法為依據，盡量不作結體的異變，只在筆劃上尋求適度的變化，或變形，或雲遊飄浮，或柳葉輕揚，或鳥首蟲身，或戈頭矛盾。只要將裝飾去除，仍然

還是小篆原本的面貌，因此字字不訛，可溯本追源，千變萬化卻不離其宗。

張大千除作畫以外亦治印，「大千父」青田石印（圖二十）即是張大千看見明代吳彬使用的「文中父」印（圖二一），再自行引伸變化，將白文轉換成朱文，將線條設計成延伸轉繞的繁複趣味，華麗堂皇。這印近似「爰書」印，「爰書」印結體幾與鳥蟲書無異，只差無鳥蟲形體裝飾。晚明的美學和漢代不同，其重視線條的暢行韻律和空間的氛圍，都達到另一結構上的絕美，張大千刻之鈴蓋融於畫中，應有此意。

「張振芳吉星福」印的解析

「寄情人間——歷年捐贈器物特展」展場中，另一方「張振芳吉星福」田黃石印（圖二二），印面上雙龍紋飾沿兩側相對而視，形成護持的邊框，此類的形式，漢印即已出現，龍有兩足有四足，也有隱足於龍身之中。雙龍邊框設計出各種不同的樣式，中間容於文字設計的空間形狀也

刻印中兩字皆以三鳥形構成，而方介堪「爰」字只有兩鳥形，但線條較多粗細變化。

方介堪的鳥蟲篆印

王壯為對方介堪的鳥蟲篆印非常推崇。方介堪，名嚴，民國初年

著名篆刻家，專擅鳥蟲篆印及朱文小篆印。王壯為在〈談大千居士所用印章〉文中提及：「方介堪的印，依我的看法，鳥蟲篆第一，不只在他的印中第一，在所有的刻家中也是第一。」「這一類的篆法，裝飾華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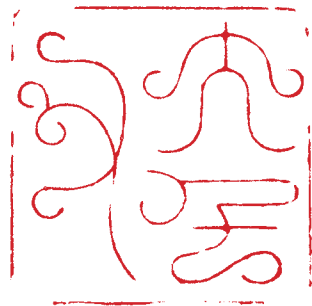
難在筆畫盤屈宛轉而又流暢，鳥蟲的搭配還要自然，介堪可說是完全做到了。」從後面這段文字可看出，王壯為對方介堪的鳥蟲篆章法及裝飾極為佩服。王壯為的「鳥蟲篆」印，在文字造形特點、線條的變化及章法、思



圖十九 民國方介堪「大千世界」印 贈玉3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民國37年（1948）方介堪「張爰私印」印 贈雜11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民國張大千「大千父」印 贈玉3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漢「綾仔妾俏」印，圖版出自《秦漢鳥蟲篆印選》



圖十七 民國37年（1948）方介堪「大千」印 贈雜1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明代吳彬使用的梁裘「文中父」印，圖版出自《鳥蟲篆大鑑》



圖十八 民國方介堪「張爰私印」印 贈雜1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方，接續佈放剩餘的「扌」、「長」及「辰」；「扌」又拆為「𠂇」、「ㄣ」，橫列於上方字首，下則拆解「辰」及「長」的文字結構作排列；「芳」與「吉」一左一右順

排而下，以「星」、「福」二字壓底。「星」使用籀文、金文結體，三個「〇」橫排，與「吉」合用一個「口」；最下一層的「福」字則使用繆篆，將「畐」、「示」皆置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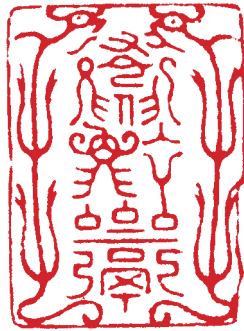
張	
振	
芳	
吉	
星	
福	

圖二七 秦漢至清鳥蟲篆印文字 資料出自《鳥蟲傳大鑑》

心，共用「一」筆劃，「示」的兩撇彎曲如弓形置於「畐」兩旁，以「示」的「一」穩穩地將文字固定在兩龍尾之中，精巧地將六個字化為揖讓呼應的線條，文字的緊密與兩龍形紋飾簡練生動的線條，增強了印文間的疏密空白。

明代金石學興起後，逐漸在出土物發現久未使用的兩周金文，也就是現在所稱的大篆，大篆和秦以後小篆、繆篆結構的基礎完全不同。文字的使用者，不論是學者、書家或是工藝師，常把大篆的形式與小篆和圖形概念式相湊合，各自思考而研發出新的篆體結構，也成為明末清初常見的大篆結體。這種新鮮有趣的湊合式文字與繆篆所延續的文字，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面貌。其富有創意的文字模式，則一直被沿用。書家、琢玉的工匠以及篆刻家，都常常將湊合式的文字發揮到極致，如明袁尚統用印「茂福郎」（圖三十）；明戴本孝「冒襄」、「本孝」印（圖三一、三二）；清鍾權「木雞」印（圖三三）等。

都不同，有長方形、有橢圓形、有連環穿梭形……當時的文字都是繆篆，皆橫平豎直，線條粗細一致，布白勻稱。漢「大利皇君」印（圖二三）中，龍首在文字上方張口對望，以印框為其身，形成三連環，雙龍形隱寓於印框中。漢「巨張千方」一印（圖二四），將一龍置上，一龍置下，龍首以及四隻龍爪圍繞著文字，更展現龍紋邊框裝飾的鮮明特色。後來在宮庭的璽印中不斷出現這樣的形式，清高宗御用「賜本」印（圖二五）、清



圖二二 民國「張振芳吉星福」印，即圖一印文



圖二三 漢「大利皇君」印



圖二四 漢「巨張千方」印



圖二五 清高宗御用「賜本」印



圖二六 清弘許使用的「御賜含暉園」印

圖版出自曾紹杰編釋《鈐印精選·下冊》

弘許使用的「御賜含暉園」印（圖二六）等，同樣以雙龍為印文邊框的編排。「張振芳吉星福」印，亦是雙龍兩側護持的邊框模式，但印文並不是標準的繆篆或小篆的結體，文字結體以很多幾何形式和意象圖形相結合，印文構圖頂端有鳥首，上有冠羽，中有飛翅和腳爪的意象形狀，圓形和方形圖案分置其間，有如鳳鳥如孔雀般華麗的尾羽，形成「龍鳳呈祥」之意，非常巧妙。

印上的文字，由繆篆加以裝飾彎曲，此印則與該書的變形創作思考模式並不相同。印文裡，每個文字本體依其結構元素如零件般先行獨立散開，然後用字首筆畫設計拼湊編排，如同文字遊戲地加以增減修補，並取適當的比例關係重組成體，因此並非建立於繆篆裝飾或變形，斷定其並非鳥蟲篆結構，而且文字並不好辨認。

過去此方「張振芳吉星福」田黃石印的印文一直未被解讀出來，筆者最初先是被其華美的線條吸引，再對其散如「符號」的文字感到趣味，於是深入的解析並與《篆刻字林》比對（圖二八、二九），辨認出文字竟然為「張振芳吉星福」：將「張」、「振」拆解為「弓」、「長」、「扌」、「辰」。再把「弓」置於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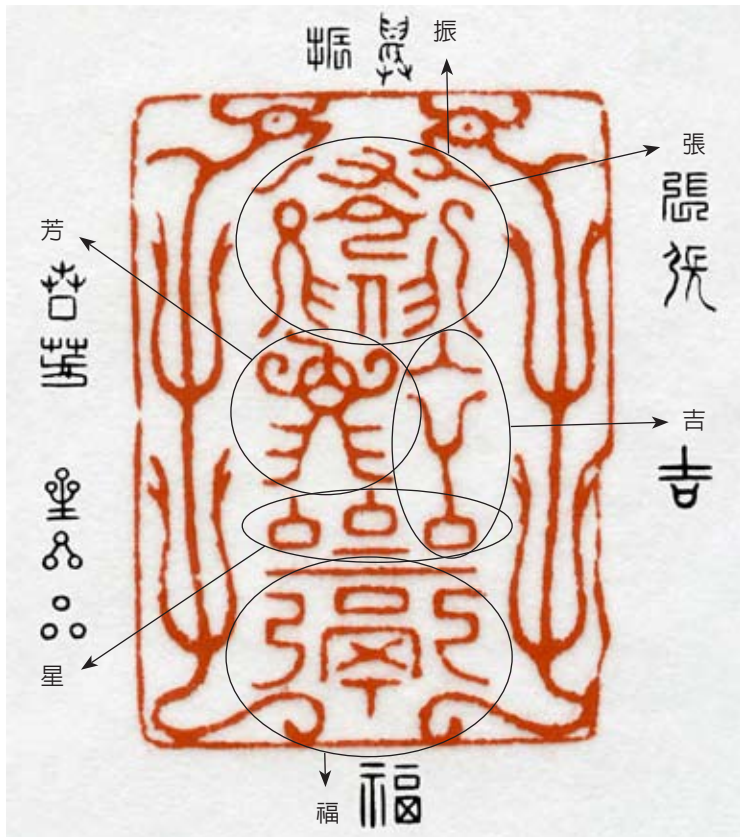
圖三四 吉星福、張振芳伉儷1984年，將家藏珍寶慨贈台北故宮博物院後於故宮留影
圖版出自財團法人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網站



圖三二 明戴本孝「本孝」印 圖版出自《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上）》



圖三三 清鍾權「木雞」印 圖版出自《篆刻末場必攜·二、三字熟語》



圖二九 「張振芳吉星福」印文示意圖



圖三一 明戴本孝「實襄」印 圖版出自《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7璽印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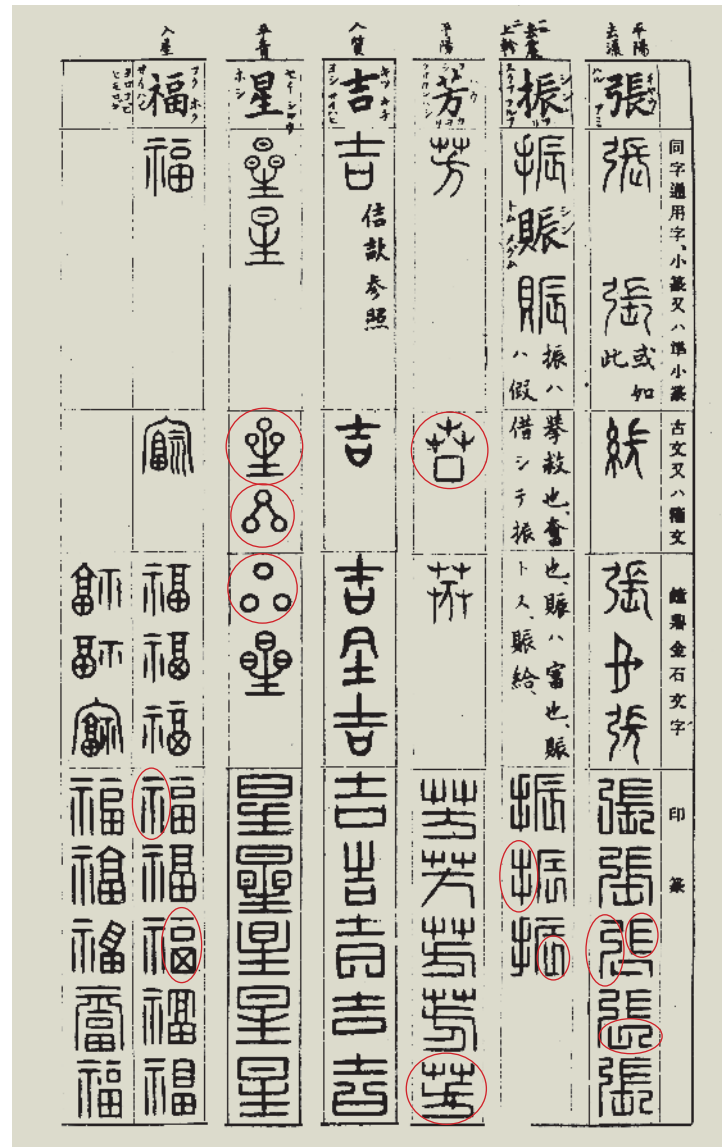
圖三十 明袁尚統用印「雙福郎」 圖版出自《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上）》

參考書目

1. 王壯為，〈談大千居士所用印章〉，《張大千紀念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8）頁32-37。
2. 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1期，頁75-91。
3.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十輯，頁137-176。
4. 方介堪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組委會編，《方介堪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文集》（溫州：方介堪藝術館，2001）。
5.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6. 曾紹杰編釋，《鈐印精選·下冊》（台北：曾紹杰）。
7. 服部咄石編，《篆刻字林》（東京都：三圭出版社，1976.3.2）。
8. 韓天衡編，《秦漢鳥蟲篆印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87.8）。
9. 徐谷甫編，《鳥蟲篆大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91.3）。
10. 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0）。

田黃石鳥蟲篆印則跳出了這個傳統的規章，文字成為圖案的零件，而筆劃拼出了印文，仍然典雅舒暢，細細咀嚼後，餘味不盡。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圖二八 服部咄石編《篆刻字林》—「張」、「振」、「芳」、「吉」、「星」、「福」篆字

結語

鳥蟲篆印是篆刻中很特別的品類，其特殊的裝飾性美學，結合了高古的書篆藝術，其結構每每令觀者接觸後迷戀，進而亟欲探索。欣賞者在對古文字和璽印有深刻的了解後，即能感受到篆刻家在印章的字裡行間裡所寄托的情感和生命。

從王壯為「摩耶精舍」泰來石鳥蟲篆印文中，不僅追溯了戰國時期青銅器的鳥蟲書，也從中看到了漢印鳥蟲篆構形，以及近代篆刻家對於繆篆文字及古法的堅持，使觀者一見其印，如見古印。而「張振芳吉星福」

從「張振芳吉星福」印文，以夫人為首，以及「張」、「吉」兩字在印文中一上一下緊緊相依的安排，不禁令人猜想此印也許是在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裡，吉星福先生特別請人篆刻兩人的名字作為贈送給夫人的禮物。在這塊極美的田黃印石裡，特意巧妙地靜靜錯落著兩人的姓名筆劃，如同當年捐贈時拍攝的舊照片，洋溢著優雅而溫暖的笑意（圖三四）。

本件印文在結構上存在著相當複雜的文字脈絡以及裝飾性的文字概念，是很特殊的文字藝術。從印文的安排，可見篆刻家刻製這方印時費盡心機。此印雖以「幾何圖形」和近圖案性的結構來設計，但其線條皆有鐵線篆的筆意，起頭結尾間如運筆行進、緩急輕重的韻律感，加上刀刻跌

容的鑿痕，使線條並著書寫和運刀的各種趣味，絲毫沒有「幾何圖形」僵化的感覺；所呈現的風味，使我們見到篆刻藝術的多元性。

吉星福先生於一九八四年三月自美返台參加國民大會時，與夫人張振芳女士攜回十三大箱文物，慨贈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此印為當時所捐。